

王朝柱 ◎ 著

大西南

★ 王朝柱倾力之作 ★

描写解放战争最后一役解放大西南的历史画卷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解放 大西南

王朝柱
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解放大西南 / 王朝柱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09.11

ISBN 978-7-229-01372-1

I. 解… II. 王… III. 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98515 号

解放大西南

JIEFANG DA XINAN

王朝柱 著

出 版 人:罗小卫

责任编辑:杨 耘

责任校对:李小君

装帧设计: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王芳甜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39.75 字数:587 千

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1372-1

定价:5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三十二集电视连续剧《解放大西南》系大型电视剧《解放》的第二部。

因此,大型电视剧《解放》所规定的创作原则、所追求的艺术风格均适用于《解放大西南》,故不再重复。

既然《解放大西南》是一部独立的电视连续剧,它自然应有属于它的特点,或曰有别于《解放》的地方。请看:

如果说《解放》的政治视角,主要放在人民为什么要选择中国共产党,那么《解放大西南》就偏重于人民为什么要抛弃国民党。这是为这段特殊的历史所决定的。唯有如此,才能更加全面地反映出历史大势的本质,才能让今天的读者去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。自然,后人还可以把这段历史作为一面镜子,从中折射出国家为什么会顷刻消亡,作为专政工具的军队,又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了呢!

其次,从史学家的史学思维去看,不真实地再现中华民国在大陆灭亡的经过,这段历史至少是不全面的。同样,从艺术家的艺术思维去看,只有写出极具艺术感染力的蒋介石的失败典型,才会打动今天的观众,并引起后来者的思索。应该说,这也是《解放大西南》的一大特色。

再其次,由于该剧的历史截取点,选在国民党最后在大陆彻底失败,所以除去写解放军大军压境——甚至兵临城下这方面外,还要去写我情报人员的策反工作。虽说这些历史鲜为人知,观众又喜欢看情报人物的戏剧,但一是为了与《解放》等系列剧的风格保持一致,再是打入到方方面面的情报人员实在是太多了,笔者只能有选择地进行取舍,有的还要用化名代替,这是需要说明的。

在写作《解放大西南》的过程中,特别感谢重庆市委宣传部鼎力推进,并派

出黄晓东、易士涌等同志陪同作者和专家深入生活。在这期间,还得到了四川省委宣传部、云南省委宣传部、贵州省委宣传部等单位的全力帮助,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。这是应该谈及的。

与此同时,李准、仲呈祥、李硕儒等专家、朋友,放下自己的手头工作,陪同我深入生活。对此,我是感激不尽的。

另外,逢先知、金冲及、冯惠、黄允升等领导和专家,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。特别应当提及的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何静修同志,他已经年迈多病,还多次打电话关心《解放大西南》的创作。对此,我表示最诚挚的谢意。

《解放大西南》完稿了,我仍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。

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于 香山

在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》的乐声和激战的枪炮声中,送出激越的男声画外音,同时叠印出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战争画面:

“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,以及在战略决战阶段进行的渡江战役、宁沪杭战役和其他的战役,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,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本着‘宜将剩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王’的革命精神,不失时机地下达了‘将革命进行到底’以及‘解放全中国’的作战命令。从此,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横扫千军如卷席的‘进军西北,解放陕甘宁青新诸省、进军中南,解放鄂湘赣粤桂诸省、进军西南,解放云贵川康藏诸省’的战役!与此同时,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,不知道该如何收拾这盘残局,也不清楚如何应对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大陆上这最后的决战……”

台湾 台北市草山 外 晨

一轮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,洒在一片竹木葱郁的山林,显出大好河山的壮美。

一辆黑色轿车沿着弯曲的山路自远方驶来,戛然停在进山的大门前。

侍卫打开轿车的前门,纵身跳到地上,遂又熟练地打开轿车后门,伸出右手挡住车门的上方。

蒋经国迅速地步出车门,转身扶着身穿长袍,右手握有一柄手杖,时年已经届满63岁的蒋介石走下轿车。

蒋介石微微地活动一下身躯,侧目一看:

特写:进山处立有一块石碑,上书两个大字:草山。

蒋介石淡然一笑,自语地:“草山……”

蒋经国高兴地说道:“对!这儿就是台北市有名的风景区草山。此地幽静、安全,适合父亲在此居住、办公。”

蒋介石蹙着眉头沉吟有顷,用手杖指着刻有“草山”二字的石碑,生气地:“草山这个名字不好,要改,一定要改!”

蒋经国愕然问道:“父亲,这是为了什么呢?”

蒋介石:“你我父子从大陆退到台湾,要在草山选择住地,岂不就是在此落草为寇了吗?太不吉利了!”他说罢十分生气地走进山门。

蒋经国恍然醒悟,急忙答说:“是!”他边走边问:“父亲,您看改什么名字好呢?”

蒋介石蓦地站下,沉吟片时,说道:“父亲终生笃信王阳明的哲学,那就改叫阳明山吧!”

蒋经国:“是!父亲,我们开始游草山吧?”

蒋介石震怒地:“不对!我们开始游阳明山。”他说罢把头一昂,拄着手杖向前走去。

蒋经国慌忙说道:“是!游阳明山。”快步追上前去。

...

草山 弯曲的山路 外 晨

...

蒋介石拄着手杖艰难地攀登并不陡险的小路。

蒋经国依傍在蒋介石的身边,警觉地环视四周。

蒋介石两只炯炯有神的老眼,特写:

似在悲哀地凝思以往,又似在愤怒地审视现实。

蒋介石的远方渐渐化出一幅中国地图。

随着越来越响的飞机马达声、枪炮声，远方的中国地图渐渐推进，遂又化成一个又一个国共激战的沙场。

随着战火不断地消失和转移，中国地图渐渐被红色所吞没，并叠印出黄色的字幕：

东北渐渐化成红色，送出“东北会战”四个大字；

华北渐渐化成红色，送出“平津会战”四个大字；

黄淮地区渐渐化成红色，送出“徐蚌会战”四个大字；

长江两岸渐渐化成红色，送出“宁沪杭保卫战”六个大字；

太原、西安、武汉、宁波等地相继化成红色，遂送出“太原失守”、“西安失守”、“武汉失守”、“宁波失守”等字幕。

枪炮声渐熄，中国地图随之隐去。

蒋介石边走边有些神经质地喊道：“经儿！经儿……”

蒋经国惶恐地：“父亲！我在……”

蒋介石猝然清醒了，低沉地问道：“你还记得我们父子是哪一天告别故乡溪口的吗？”

蒋经国：“记得！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。”

蒋介石：“父亲又是何时在此设总裁办公室的呢？”

蒋经国：“今年的八月一日。”

这时，身着中将军阶的俞济时快步跑到近前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：“总裁！美国……”

叠印字幕 国防部军务局局长 俞济时

蒋介石一怔：“慌什么？美国又怎么了？”

俞济时：“美国驻华大使、司徒雷登离开南京回国以后，他、他们又发表了对华‘白皮书’。”

蒋介石叹了口气：“美国人放什么屁，我们管不了！长沙应该有准确的消息了吧？”

俞济时：“据毛人凤报告，程潜、陈明仁等人真的步傅作义后尘，公开声明附逆毛泽东了。”

蒋介石一挥手杖，仰天大吼：“苍天啊！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啊！”

北平香山 通向鬼见愁的山路 晨

八月的香山郁郁葱葱，百鸟在林中戏游、鸣唱。

毛泽东拄着一根干树枝，有些吃力地向上攀登。

毛泽东抬头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向上一看：

鬼见愁的上方是湛蓝的天空。

毛泽东回身俯视上山的小路：

朱德拿着一根竹竿十分费力地走在坑洼不平的山路上。

毛泽东笑着说：“老总！休息一会儿再爬吧。”

朱德：“不！你我今天是比赛，看谁一口气先登上鬼见愁。”他边说边加快了速度。

毛泽东伸手拉了朱德一把，笑着说：“我看不用比了，你已经输了。”

朱德靠在一棵古柏树干上大口地喘着粗气，说道：“何以见得是我输了呢？”

毛泽东：“你已经落在后边了嘛！”

朱德：“这里是鬼见愁吗？”

毛泽东：“不是啊！”

朱德一步跨到毛泽东的前面：“按着你的理论，现在就证明我赢了，对吗？”

毛泽东摇了摇头：“对！”他伸出右手挽着朱德边爬山边说，“老总，当年我们一起爬雪山的时候，会想到今天又一块爬香山、登鬼见愁吗？”

朱德：“说老实话，恐怕连我们的蒋委员长也不会想到。”

毛泽东：“说起我们的老冤家蒋委员长来，使我又想起了你们二人同庚，对吧？”

朱德：“对！我们二人都比你大一个年代。”

毛泽东认真地：“错！比我大七岁。”

朱德：“大七岁不假，可我是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，你嘛，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，岂不是整整大了一个年代嘛。”

毛泽东大笑：“好一个整整大了一个年代！”

周恩来沿着山路快步追来，大声喊道：“主席！你的家乡传来了好消

息——!”

毛泽东转过身来,兴奋地:“恩来,一定是在我们所料中的好消息吧?”

周恩来:“完全正确!”

毛泽东:“那就等我和老总见了输赢以后再说吧!”

周恩来愕然地:“你和老总有什么输赢啊?”

朱德大声笑着说:“看谁先爬到鬼见愁!”

周恩来:“好!我也算一个。”说罢大步向上攀登。

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三种不同风格的登山特写。

香山鬼见愁 外 晨

毛泽东背剪着双手眺望东方:

一轮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,古都大地一片光彩。

朱德、周恩来在鬼见愁平地上漫步,自由地交谈着。

朱德望着毛泽东的背影,小声问道:“恩来,猜猜看,主席在想些什么?”

周恩来沉吟片时,笑着说道:“我看还是老总先说。”

朱德:“五个字:一览众山小。”

毛泽东突然转过身来:“我哪有诗圣杜甫的气魄哟!”

朱德一怔:“那主席在想些什么呢?”

毛泽东:“我的家乡长沙和平解放了,等于为四野进军两广开辟了通道,为刘邓进军西南拆除了屏障。再接下来嘛,老总的家乡四川,距离解放也就不远了。”

周恩来:“换句话说,我们共产党人背上的包袱也越来越沉重了。”

朱德:“是啊!饥饿的人民向我们伸出双手,要吃要喝;新解放的大城市里的工厂,等着我们给他们原料开工。”

毛泽东:“还有遍及全国的国民党留下的散兵游勇、潜伏特务、反动会道门、烟馆妓院,等等,随时随地都会给我们找麻烦。到那时啊,蒋某人就会躲在台湾看我们的笑话了!”

朱德、周恩来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
毛泽东：“不去说这些了！恩来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还算顺利吧？”

周恩来：“总的说，还算顺利，就是在分配代表名额方面会产生一些矛盾。”

朱德：“梁山泊，排座次，谁都想靠前一点儿，多要一点儿，自古亦然。”

毛泽东：“但是，我相信由恩来排的座次，方方面面都会认可的。”

周恩来：“我尽力而为。”

毛泽东：“据林彪他们来电说，陈明仁将军在起义前放走了几个黄埔的师兄师弟。”

周恩来：“是的！克农同志还告诉我：陈明仁将军在起义之前，还给同窗好友宋希濂将军打过电话，劝他一同起义。”

朱德：“宋希濂的态度呢？”

周恩来：“模棱两可。”

毛泽东：“也在情理之中嘛！”他沉吟片时又说道，“如果我这个小老乡宋希濂日后也能起义，对解放老总的故乡是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啊！”

周恩来：“我一定把主席的意思转告克农同志。”他沉吟片时，“据报，司徒雷登走后，美国政府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。”

毛泽东：“有关部门翻译出来了吗？”

周恩来：“快了！”

朱德：“古语说得好，奇文共欣赏。主席看后一定会有不少感想的！”

毛泽东：“老总说得对！我看后一定要为送走美国这些瘟神，重重地放他几炮！”他沉思片时，蓦地又问道：“恩来，老蒋会知道陈明仁将军打电话给宋希濂这件事吗？”

周恩来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
台北草山 外 傍晚

夕阳西下，似火燃烧的云彩。

蒋介石拄着一柄手杖，驻足一棵雪松旁边，表情凝重地眺望西方。画外音：

“美国发表这样一份‘白皮书’可痛可叹，不能不认其主持者缺乏远虑，自

断其臂而已。甚叹我国处境，一面受俄国之侵略，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，若不求自强，何以为人？何以立国？……”

有顷，蒋经国、俞济时陪着陈诚、顾祝同沿着山路走来。

“总裁！”陈诚、顾祝同小声地说道。

蒋介石无动于衷。

蒋经国走到近前报告：“父亲！陈长官和顾总长到了。”

蒋介石恍然醒来，信口说道：“请坐，快请坐。”

陈诚、顾祝同听后愕然，相视不语。

蒋经国忙说：“父亲！这里……”

蒋介石：“我知道！”他叹息摇首，说道，“我太想念溪口老家了，误把草山当武陵了。”

“总裁！我们也非常想念啊。”陈诚、顾祝同说道。

蒋介石把头一昂，断然地：“好！为了能早日拜谒国父中山先生的陵墓，先由顾总长介绍敌我双方的态势。”

顾祝同为难地：“总裁，这里……”

蒋介石生气地：“没有沙盘和作战地图，对吧？”

顾祝同：“对，对……”

蒋介石：“济时，把作战地图摆在草地上。”

俞济时：“是！”他打开皮包，取出一幅作战地图，小心地平放在草地上，并在地图的四个角分别压了一块石头。

蒋介石：“还记得吧？当年我带领你们北伐的时候，不是经常这样看作战地图吗？”

顾祝同：“是！”

蒋介石递上手杖：“拿着它讲！”

顾祝同犹豫再三，不敢接蒋介石的手杖。

蒋介石命令地：“拿着我的手杖讲！”

顾祝同：“是！”他行过军礼，双手接上手杖，说道，“东南方面，共匪陈毅所部挥兵南下，近期即可发起福州战役；中南方面，共匪林彪所部不战夺取长沙之后，准备南下两广；西北方面，共匪彭德怀所部在攻占西安之后，是挥兵进军甘

肃、青海、新疆，还是分兵南下夺取四川……”

蒋介石不耐烦地：“你的意见呢？”

顾祝同：“恐怕共匪先攻战兰州、银川之后，才能最后确定战略进攻的方向。”

蒋介石：“这是一定的！”他沉吟片时，“辞修，谈谈你的意见吧！”

陈诚：“东南方面，我认为福州不保，但国军必须确保台湾通向大陆的两座大门——金门和厦门。”

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：“中南方面呢？”

陈诚：“白崇禧统率的桂军绝不是林彪的对手，就说坐镇广州的代总统李宗仁吧，也只有再迁都重庆一条路可走。因此，总裁和毛泽东最后的决战在四川！”

蒋介石一挥右手：“对！墨三，你看共匪有几条路可供用兵图川？”

顾祝同用手杖指着作战地图说道：“三条！北有陆路天险剑门关，东有水路天堑三峡，东南有与湘桂联为一体的贵州和云南。说到国军防守四川北、东、东南三座大门的部署……”

蒋介石：“好了，好了！辞修，当年，你率部驻防宜昌，把日军挡在了四川的东大门以外。时下，宋希濂率十八万大军防守此地，可否阻遏林彪所部由东大门入川？”

陈诚：“绝无问题！”

这时，肩扛中将军阶的毛人凤手持电文快步走来：“报告！我情治部门截获国军内部的重要情报。”

叠印字幕 国防部保密局局长 毛人凤

蒋介石接过电报阅后不语。

陈诚、顾祝同等愕然。

总裁官邸 内 夜

蒋介石边撕电文边自语：“事关甚大，正慎重研究中……”他把电文碎片掷在地上，“经儿，说说看，宋希濂给叛将陈明仁这样一个电文是什么意思？”

蒋经国：“从结果上看，虽然宋希濂没有与陈明仁同时叛变投共，但说明他

已经开始动摇。”

蒋介石沉重地点了点头：“经儿，难道我倡导的黄埔精神真的不复存在了吗？”

蒋经国：“父亲！时下的当务之急是，我们如何才能万无一失地守住这入川的东大门。”

蒋介石沉吟片时，命令地：“立即通知国防部第一厅厅长、你的表兄弟毛景彪飞赴重庆，与第二十兵团陈克非司令取得联系，及时了解并掌握宋希濂的动向。”

蒋经国：“是！”他沉思片刻，问道，“父亲，为什么要让陈克非司令监视他的顶头上司宋希濂将军呢？”

蒋介石：“因为陈克非是我们浙江人，而宋希濂呢，和陈明仁一样是湖南人！”

蒋经国：“我懂了！”

蒋介石：“告诉毛景彪，除去随时向我报告国军将领的情况以外，还要监视云南的卢汉、西康的刘文辉、四川的王陵基、贵州的何绍周——乃至西南长官公署张岳军的动向！”

蒋经国：“是！”

重庆 西南长官公署庭院 内 日

张群蹙着眉头，背剪着双手在庭院中缓缓踱步。

叠印字幕 西南长官公署长官 张群

有顷，庭院外面传来刹车的响声。

张群闻声一怔，蓦地展开笑颜，快步向门口走去。

毛景彪肩扛少将军阶，在侍卫的陪同下大步走进庭院。

毛景彪行军礼：“张长官！毛景彪奉命前来向您报到。”

张群笑逐颜开地：“毛厅长，此言差矣！你不仅是总裁的内侄，而且还是总裁派驻山城的钦差大臣，我这个西南长官公署的长官嘛，也就只有尽职接待了。”

毛景彪高傲地：“张长官！我的办公地点安排好了吗？”

张群：“放心！毛厅长鞍马劳顿，请先休息片时，我再亲自送你去办公室。”

毛景彪：“不必了！”

张群热情地：“不！我已经用扬子江中水，为毛厅长沏好了蒙顶山上茶，你是一定要品一品这川中佳茗的。”

毛景彪肃然变色：“张长官！时下国难当头，等西南地区真的建成反共的大后方，你我再品蒙顶山上茶也不迟！”

张群尴尬地：“好，好……”遂向侍卫伸手示意。

毛景彪在侍卫的陪同下大步走去。

张群望着毛景彪远去的背影微微地摇了摇头。

画外音：“蒋先生实在是多疑了！连我被人骂作是您的一条走狗的老部属，您都不放心啊……”

毛景彪下榻处 内 日

毛景彪坐在桌前打电话：“陈司令，继续讲！”

远方显出肩扛中将军阶的陈克非接电话：“毛厅长，我真的不知道陈明仁在投敌前和宋主任有过交往啊！再说，国军将领中无人不晓，宋主任是校长的爱将，我……”

叠印字幕 国军第二十兵团司令 陈克非

毛景彪：“我可以向你明示，这是老先生的意思！”

陈克非一怔：“什么？是校长的意思……”

毛景彪：“对！老先生还说，最令他悲哀的是，近一年以来，有太多的黄埔弟子不战而降共匪了……”

陈克非肃然立正：“请毛厅长转告校长，我陈克非愿以身许国，为校长尽忠！”

毛景彪：“好！老先生让我转告你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对门，你不仅是黄埔敢于赴难的弟子，而且还是老先生的小同乡啊！”

陈克非：“我一定铭记在心！”

毛景彪：“老先生还特别指示：要你随时把情况用密码电报向他报告。”

陈克非：“是！今后，我一定遵照办理。”挂上电话。

远方陈克非打电话的画面消失。

毛景彪微微地点了点头，遂挂上电话。

恩施 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 内 夜

宋希濂肩扛中将军阶，驻足大墙的下边，望着川湘鄂边区作战地图陷入沉思。

叠印字幕 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宋希濂

顷许，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的王参谋走进，双手捧着一份电文：“报告宋主任！请审阅新收到的机密电报。”

宋希濂转过身来：“讲！”

王参谋：“一份是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胡宗南主任发来的，请宋主任近期飞赴汉中共商军机大事。”

宋希濂接过电文迅速阅毕：“王参谋，代我致电胡主任，就说我近期将飞赴汉中请教。”

王参谋：“是！”

宋希濂一挥手：“下去吧！”

王参谋犹豫地：“可我……还有一件更为机密的电话记录，不知该如何向宋主任解释。”

宋希濂一怔：“王参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王参谋：“因为这份电话记录实在是太重要了！请您看吧，我怕您猜忌我有意挑拨离间；不给您看吧，实在是对不起您对我的救命大恩，所以嘛……”

宋希濂冷笑：“就为难起来了！你还记得他们当年把你抓起来的原因吗？”

王参谋：“记得！说我是共匪打进来的奸细。”

宋希濂：“你还记得我当年力排众议，不但把你放了，而且还把你留在我的身边当机要参谋的事吗？”

王参谋：“记得！同时，我还记得当面向您发誓：此生此世，只为宋主任一

人尽忠。”

宋希濂：“那还犹豫什么？”

王参谋取出一纸公文：“这是总裁派到重庆的密使毛景彪厅长和陈司令的通话记录。”

宋希濂一怔，遂接过公文审阅，蹙着眉头陷入沉思。

王参谋胆怯地：“宋主任，这是千真万确的通话记录啊，您若不信，机房里还有他们通话的录音呢！”

宋希濂边撕这份通话记录边痛苦地说：“我信，我信……”

王参谋：“谢宋主任！”

宋希濂：“记住：今后无论截获什么情况，你都要尽快向我报告！”

王参谋：“是！”行过军礼，转身走出屋去。

恩施 清江岸边 外 日

黑云压城，伴着隆隆的雷声，天就要下大雨了！

溃败的国民党军队散乱无序，一面骂声不止，一面修着作战用的掩体。

宋希濂与肩扛少将军阶的补给司令罗文山沿着河岸走来。

罗文山看着这近似散兵游勇的国军，发牢骚地说：“宋主任！您看看他们的士气，这仗还能打下去吗？”

宋希濂：“你这个补给司令有什么办法吗？”

罗文山伸出左手：“向左转！”

宋希濂：“怎样向左转？”

罗文山神秘地：“学着我们黄埔师兄师弟的办法，秘密派人和那边的人接洽。”

恰在这时，一道闪电引来一声炸雷。

宋希濂沉吟良久，摇摇头：“对我而言，死路一条。”

罗文山：“为什么？”

宋希濂：“我和他们打了几十年仗，杀过他们不少的人，他们是不会原谅我的。”